

風化

因而，我們的世界
非常接近
一種漂泊的狀態

曾經以為必須消逝的
此刻，仍在
心中游移（曾經
以為時間，是一隻
深沉的禿鷹）

那些翻湧的記憶

仍在遠方，以及更遠的地方
逐漸成為世界
的稜
角，成為你
成為我以及許多
沒有名沒有
姓的碎
屑……

那些必須完成的風化
仍在更遙遠的地方
曾經佇足，曾經注視
曾經峰巒曾經夢
曾經甘泉荒漠
曾經谷深而湖曾經沼澤瀑布

為了那些必須遺忘的時間
我們的世界，因而
非常接近
一種風化的狀態……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聯合報・聯合副刊（D3版）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世界日報・世界副刊轉載

——選入《二〇一二台灣詩選》（台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

秩序

—— 於「台北藝術村」參觀霍剛畫室

它們靜靜傾訴

休止的琴音

書法，建築，金石，器皿……

它們靜靜存在

線條是組曲

變奏了色塊

它們說世界

是謎，是孤寂，無盡的

孤寂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眼睛時而迷離

時而靜謐

秩序是詩句

是流離，變奏了

我們的心

——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四日，聯合報・聯合副刊（D3版）

留白

必須靜靜想像

世界的部首，如何隱喻
那些未命名的光

當心緒成為一種漂泊的
文法，世界仍被鋪陳
被默默敘述
為陌生的邊框

觀露之如電
如留白，如波濤漫漶

泡影夢幻……

如蒼老的星宿遺忘日常
字跡混沌
青青草長

——《聯合文學》二七三期，二〇〇七年七月號

無法壞毀的昨天

何其正大

何其光明的那些

無法壞毀的昨天

靜靜躺成

沒有名字的漣漪

在無法壞毀的昨天裡

世界投注多少澎湃的情緒在其中

它們堅硬如鐵

柔弱似血

我如何悔恨

性格纂成一本字典

我在其中

翻閱

查詢並且牢記

陌生的自己，豐饒之歧義

我應當遵循

也可以忽略

部首裡那些無法壞毀的昨天

（而明天將何其正大

何其光明）

世界擠滿了角
昨天的我好不容易
一再受傷
一再復原……

——《聯合文學》二五七期，二〇〇六年三月號

昨日花葉

昨日花葉

也曾爽朗清硬

昨日花葉

也曾山風蛙鳴

昨日花葉

也曾散落微音

昨日已如花葉

竟有蘋果酒的香味

在時間裡翻攪
透明的哭笑……

——《創世紀》詩雜誌一六七期（二〇一一年六月）

——「二〇一三年山城詩歌節」朗誦作品

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

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 — 040

只要一個心事漲潮的
夜，整個世界
滄桑若隱若現

（它們不斷展延
流淌，翻騰，質變……
直到拓為
豐饒的月暈）

成為心的一隅
任何可能的天氣

愛與寂寥都曾是
神秘的星球
潮汐著，生活的歧義
悅耳動聽肅穆淡然
都曾是無盡華麗的發音

愛與寂寥都曾經
熱切而真實的發聲
儘管星光褪盡
記憶的沙灘
輾轉了醒與睡的海岸

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
悲切而爛熟的發生

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 — 041

——《聯合文學》二九三期（二〇〇九年三月）

——收入張默主編，《現代百家詩選》（台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三月）

——收入張默編著，《台灣現代詩手抄本 MODERN POETRY MANUSCRIPTS OF TAIWAN》（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